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最后一个匈奴

高建群





国防大学 2 069 7733 3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高建群

最后一个匈奴



作家出版社

北京·1993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最后一个匈奴

作者：高建群

责任编辑：朱珩青

责任校对：彭卓民 李超英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422 千

印张：18.25 插页：6

印数：83, 450—123, 450 册

版次：199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ISBN 7-5063-0717-0/I·716(平)

ISBN 7-5063-0606-1·605(精)

定价：11.50 元 (平)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文学小传

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生。祖籍陕西临潼。长期在陕北生活和工作。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二年上学。一九七二年底至一九七七年五月，在中苏边界一座边防站服役，并开始文学创作。一九七五年秋天在站哨时见过飞碟。一九七六年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处女作《边防线上》。退伍后回到《延安日报》主持“杨家岭”文艺副刊十余年。一九八九年“文代会”后调延安地区文联任常务副主席，并兼《延安文学》主编。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延安作家协会副主席。庄重文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中篇小说奖获得者（获奖篇目《雕像》）。主要作品有诗集《高建群诗选》，散文集《新千字散文》、《东方金蔷薇》，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骑驴婆姨赶驴汉》、《老兵的母亲》、《伊犁马》、《雕像》等。



高建群

本书旨在描述中国一块特殊地域的史地史。因为具有史地性质，所以它乃图章重历史史实并兼笔下脉络清晰，^通因为它同时具有佳奇之性质，所以作者在选材中对佳迹给予了相应的重视，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对碑刻文化的重视。作者试图为历史之行动轨迹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迹。他做到了这一点吗？不知道！但是他在这部书中愿努力去^做。作者还对高原斑斓的历史和文化现象，表现出过高的热情，这主要是因为他受到了一位评说家的愚惑，按照这位评说家的说法，我们这个民族之发生之诞生之诞、存在之诞，就隐藏在作者所刻去描绘一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作者还在这部书中，以主要之精力，为你提供了一系别人物，他在这里想告诉读者的是，他所提供的所

作者手迹

出 版 说 明

《当代小说文库》是作家出版社向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推出的一套高水平的文学创作丛书。它的重点是当代作家的长篇力作。

《当代小说文库》以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为主要撰稿人，并寄希望于不断崛起的文学新人。

《当代小说文库》力争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等各方面展示我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向。

我建造了一座纪念碑

——贺拉斯

主要人物表

杨岸乡——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生。作家。学者。

杨作新——中共早期党员。一九三八年夏去世。杨岸乡的父亲。

杨贵儿——一九二七年去世。杨岸乡的爷爷。即杨千大。

杨干妈——杨贵儿的妻子。

杨蛾子——杨岸乡的姑姑。杨作新的妹妹。

黑寿山——一九二五年生。曾任中共肤施市委书记。

黑大头——黑寿山的父亲。一九二九年死难。山大王式的人物。

黑白氏——本名白玉娥。黑寿山的母亲。黑大头的妻子。杨作新的情人。

丹华——北京插队知青。杨岸乡柏拉图式的情人。黑寿山与丹娘的私生女。

丹娘——丹华的母亲。

赵“督学”——丹娘的母亲。

白雪青——曾任中共肤施市委书记。黑白氏的娘家侄儿，黑寿山的表弟。

赵连胜——伤兵。曾与杨蛾子有一段短暂的婚姻关系。

杜先生——大革命时期中共陕北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

灯草儿——杨作新的第一个妻子。

荞麦——杨作新的第二个妻子。杨岸乡的母亲。

上 卷

第一章

楔子

高高的山岭上，一个小女子吆着牛在踩场。小女子穿了一件红衫子。衫子刚刚在沟底的水里摆过，还没干透，因此在高原八月的阳光下，红得十分亮眼；小风一吹，简直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

那时的高原，还没有现在这么古老，这么陈迹四布，这么支离破碎。那时的踩场号子，也没有现在这么圆润和婉转。号子是从嗓门里直通通地伸展出来的，以“呃”作为整个号子的唯一的歌词。

山坡下是一条小河，小河旁是一个普通的陕北高原村落。村子叫吴儿堡。

吴儿堡记载着匈奴一段可资骄傲的征服史。匈奴的铁骑曾南下中原，深入到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陷州掠县，掳掠回来一批汉民百姓。俘虏中那些稍有姿色的女性，被挑拣出来，充当了军妓，上乘的，则扩充了贵族阶层的内府，剩下这些粗糙的，

便被赶到这一处人烟稀少的地方，筑起一座类似今天的集中营之类的村落，供其居住，取名就叫“吴儿堡”。

不独这一处，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接壤地带，这样的吴儿堡有许多座。后世的诗人以诗纪史，曾发出过“匈奴高筑吴儿堡”的叹喟。而这“吴儿”，并非仅仅是指今日的吴越一带的人。匈奴泛指它掳来的汉民百姓为“吴人”。

吴儿堡的第二代、第三代产生了，强劲的高原风吹得细皮嫩肉开始变得粗壮和强健起来，汨汨的山泉膨胀了哺育者的奶头。他们在山坡、山岭上播种下糜谷和荞麦，他们在川道里播种下玉米和麻籽，他们在地头和炕头上播种下爱情。温柔而惆怅的江南名曲《好一朵茉莉花》经高原的熏风洗礼，现在变成了一曲清亮尖利的响遏行云的高原野调，而“坐水船”这种在春节秧歌中举行的活动，有理由相信是他们对江南水乡生活的一种怀念和祭奠。

小女子喊着号子。成熟的庄稼摊在一块空地上，阳光晒得庄稼发烫。一群牛迈着碎步，缓慢地顺着场转圈子。牛蹄到处，颗粒纷纷从穗子上落下。小女子的一只手拿着鞭子，另一只手提一把笨笨，防止某一头牛尾巴突然翘起，拉下屎来。

她的号子声充满了一种自怨自叹。天十分高，云彩在地与天相接的远方浮游，地十分阔，静静的高原上不见一个人影。因此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咏叹，而不必担心有人说她失态。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打牛屁股起，她就习惯了这种喊法。喊声从童音一直变成现在这少女的声音。陕北人将这种喊法又叫“喊山”。这喊法除了服务于耩地、踩场、拦羊这些世俗的用途外，其要旨却在于消除内心的寂寞与恐惧，用一声声大呐二喊，向这麻木的无声无息的怪兽一般的高原宣战。

凝固的高原以永恒的耐心缄默不语，似乎在昏睡，而委实

是在侵吞，侵吞着任何一种禽或者兽的情感，侵吞着芸芸众生的情感。似乎它在完成一件神圣的工作，要让不幸落入它口中的一切生物都在此麻木，在此失却生命的活跃，从而成为无生物或类无生物。

但是太阳在头顶灼热地照耀着，日复一日地催种催收。按照拜伦勋爵的说法，太阳使少女早熟，太阳猛烈炙烤的地方的女人多情，太阳决不肯放过我们无依无靠的躯壳，它要将它烤炙，烘焙，使之燃烧。拜伦勋爵是对的，在关于女人方面他确实比我们懂得多，因为眼下，正如他所说，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在成熟的五谷那醉人的香味中，在红衫子那炫目的光彩里，小女子突然感到额头发烧，旋即产生了一种眩晕的感觉。

身体中一种神秘的力量出现了，生命中那种开花结果的欲望抬头了。但是她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感到眩晕。她在被阳光晒热，被牛蹄踩软的草堆上稍稍靠了会儿，打了个盹。她做了一个梦，少女的梦总是美好的，秘不可宣的，但是她立即醒了，因为现实比梦境更美丽。

那条牛趁她做梦的一刻，也四蹄站立，合上眼皮，打了个盹。现在，它以吃惊的目光，看着醒来的女主人：面颊绯红，神采飞扬，鞭梢在空中啪啪直响。顺应了主人的愿望，它们的四蹄如花般翻起落下，急促如雨。

同样是那以“呃”作为唯一歌词的号子声，现在除却了沉思、孤独和孤苦无告的成份，而变得欢快和亢奋，宛如一种情绪的宣泄。

号子在高原持久地回荡着。“呃——”，“呃——”，从一个山岭跳跃到一个山岭，从一个山洼又折回到另一个山洼。

这时候，在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接壤地带，黄尘满天，一支队伍正走在迁徙的途中。戴着甲冑的士兵开路 and 殿后，妇

女、儿童和老人夹在中间。马背上驮着嗷嗷待哺的儿童，大轱辘车上载着老人和孕妇。一群驮牛，驮着帐篷的柳条支架，排成一行；支架从牛背的两边分开，宛如大雁的一对翅膀。一个首领模样的人，骑着马，提着刀，来来回回地督促着，他的刀的横面，有时会毫不留情地拍在某一个落伍者的脊背上。

这是从陕北北部边缘向远方迁徙的最后一批匈奴。他们庞大的部落将流向何方，他们的大刈镰将在哪一块土地上收割牧草和五谷，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甚至，今夜，他们将在哪里燃起篝火，支起帐篷，也是一个未知数。

匈奴就这样在某一个年代里，神秘地从我国北方的原野上消失了。他们去向哪里，踪迹如何，去问中亚细亚栗色的土地，去问外高加索陡峭的群山，去问黑海、里海那荒凉的碱滩和暗蓝色的波涛吧！关于他们迁徙的过程，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许多许多年之后，在多瑙河畔，欧洲的腹心地带，出现了一个黄种人的国家，而他们后裔中的一个，怀着一种惆怅而豪迈的心情，吟唱道：我的光荣的祖先，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你们怎样从中亚细亚，迁徙到酷热、干燥的黑海、里海碱滩，最后，寻找到一块水草丰茂的土地，定居和建邦在多瑙河畔？这位行吟诗人叫裴多菲，一个鼎鼎大名的人。

在迁徙者的队伍中，有一位年轻士兵的马蹄慢了下来。他受到了号子声的诱惑。从低处往高处看，他看见了土黄色的高原之巅，招展着的那一领红衫子。

年轻士兵偷偷地出了队列，靠几钵沙蒿、一片芨芨草滩，最后是一道沟梁的掩护，他终于脱离了队伍。

一个时辰以后，少女的号子声戛然而止。在场边，在简陋的茅棚里，在被牛蹄踩得绵软的一团糜谷秆上面，发生了一件男男女女之间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是强迫，还是自愿，我们无从知道。杨氏家谱也没有对这件事做任何记载。未来的某一天，家族后裔中有个叫杨岸乡的人，刨开祖坟，他看到的也仅仅只是这两个风流罪人的累累白骨，而无法从这白骨中推测出那野合的根由。

然而我想，我们也不必为那年代久远的这桩事情而至今耿耿于怀。也许是强迫的，因为当这桩事结束之后，女子披散着头发，提着裤子，疯也似地向山下跑去，去告诉她的妈妈；而青年士兵，他的马是四条腿，所以他赶到了姑娘前边，并且在山路上跪下来。当然也许是自愿的，正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一拍即合”，因为，姑娘的号子声中原先有一种无所着落的孤独感和亢奋情绪，现在则充实而满足。可是我们并不排斥第三种可能，这就是半推半就。我们知道，世界上这类事情，以半推半就的形式发生者居多——她在说“不”的同时，却解开了自己的红裤带；女人在这种时候，她的天性中的聪明和狡黠的成分，总令人叹为观止。

场总是要踩完的。在经历了几个尽情欢乐的白日之后，姑娘赶着牛群回到了村子。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青年士兵的座骑跑了。座骑被拴在场边的一棵杜梨树上。座骑早就为它主人莫名其妙的举动感到恼火，长期以来养成的群居习惯，又使它思念朝夕相处的伙伴们，加之，对远方的渴望，对冒险的渴望，对应接不暇的新生活的渴望，终于驱使它在某一天夜里挣脱了缰绳，鼻子嗅地，向迁徙的队伍追去。

见到马，年轻士兵的父母以为儿子遇到了不测，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匈奴部落为失去一位勇敢的士兵而叹息。但是叹息一阵就过去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待他们去做。一个更为年轻的匈奴，骑上这匹马，弥补了这个空缺。

注视着拴马的那一棵空荡荡的杜梨树，年轻士兵在这一刻感到了一丝悔意和痛苦。他长久地站在山岭上，注视着那早已不见踪影的部落的队伍。他感到一种牵肠挂肚的痛苦；但是此刻他还没有料到，他将永远离开马背上的民族。

场上的工作完成了。谷草在场边堆成一个小塔；打出的糜谷驮在牛背上，女子回到了村上。青年士兵暂时居住在场边的那间茅棚里，那个他第一次惹祸的地方。不过每天夜里，在黑暗的掩护下，他总要想办法潜入村子，他没有办法不这样做。

荒落的陕北山村，能够提供许多可供幽会之处。现在人们收集的陕北民歌，字里行间，不时就蹦出这方面的字眼来，而类似草窠、砬道、墙角、圪崂这些字眼，一旦从那些情人们的口中绵绵唱出，马上便具有了一种缠绵悱恻的味道，如果再配上那代代传唱不息的诸如“黑灯瞎火没月亮，小心踩在狗身上”、“半夜来了黎明走，哥哥像个偷吃狗”的民歌，于是便给这荒落的土地和这荒落的去处，罩上一层撩人的玫瑰色。

吴儿堡一如当初。匈奴的迁徙并没有给他们以太大的震动，水乡的灵秀之气现在已经为高原的迟钝和耐性所取代。族长依旧以警觉的目光注视着这一支人类之群的生息和繁衍，春耕与秋收。报警的大钟依旧悬挂在村口老槐树上，随时准备当当敲响。石匠依旧昼夜不息地丁当有声，为未生者凿着石锁，为将死者凿着石碑。

“当当当”的钟声在某一天夜里突然敲响。随后，村头的那棵古槐下被人群、火把、灯笼、农具填满。年轻的匈奴士兵被反剪双手，吊在古槐一支粗壮的横枝上。

年轻人，他太不谨慎了。他的遭遇给后世以鉴戒，所以那些后来的偷情者们，在耳鬓厮磨之际，总要这样劝戒：